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 及重建南部

下 册

〔美〕詹姆斯·M. 麦克弗森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K712.43

M281

:7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

下 册

〔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 著

刘世龙 李杏贵 任小波 译

周治淮 陈英明

白自然 冷 杉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James M. Mcpherson

ORDEAL BY FIRE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根据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1982年版本翻译

HUǒ DE KǎO YǎN

火的考验

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

下 册

〔美〕詹姆斯·M. 麦克弗森 著

刘世龙 李杏贵 任小波

周治淮 陈英明

译

白自然 冷 杉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03-4/K·290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24 千

印数 1200 册

印张 13 1/2

定价: 12.10 元

目 录

第 十 八 章	北部失望之冬·····	1
第 十 九 章	第二个转折点：葛底斯堡、维克斯堡 和查塔努加·····	24
第 二 十 章	1863 年的战争问题与政治 ·····	50
第二十一章	后方·····	81
第二十二章	战时重建与自由民·····	107
第二十三章	军事僵持，1864 年·····	132
第二十四章	第三个转折点：林肯再次当选·····	163
第二十五章	邦联的末日·····	188

第三编 南部重建

第二十六章	和平问题·····	225
第二十七章	“激进”式重建的起源·····	251
第二十八章	重建与弹劾危机·····	267
第二十九章	第一届格兰特政府·····	287
第 三 十 章	南部问题，1869 年—1872 年·····	307
第三十一章	社会与经济的重建·····	332
第三十二章	从重建后退·····	357
第三十三章	新南部·····	378
结 束 语	·····	396
附 注	·····	400

第十八章 北部失望之冬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

1862年11月，新任命的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在弗吉尼亚州似已作好战斗准备，去执行林肯为取得军事胜利所制定的方案——艰苦行军和艰苦作战。伯恩赛德建议，与其把易遭袭击的奥兰治—亚历山大铁路当作他的供应线，继续从沃伦顿南进，倒不如从那个方向发动牵制敌人的佯攻，同时把大部分军队调往法尔茅斯。法尔茅斯位于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拉帕汉诺克河对岸，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水，还有一条短距离的安全的铁路线提供给养，而且可以由此渡河，直捣里士满。伯恩赛德行动迅速，他的先头部队在两天内就推进了40英里，抵达法尔茅斯；到11月19日，全军都已到达。这次调兵的速度之快，颇使罗伯特·李感到意外，有好几天，李都不知道伯恩赛德的去向。好像就这么一次，北军的进军瞒过了叛军。

但是，当联邦军到达法尔茅斯时，形势开始变得不妙起来。伯恩赛德下令用来在拉帕汉诺克河上架桥的浮舟莫名其妙地出了差错。（浮舟是若干依次抛锚的平底船，用于在水深的江面上架浮桥。）由于哈勒克和几个工兵军官把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浮舟直到11月底才抵达，这就使罗伯特·李能够不等联邦军架好桥，就把兵力集结于弗雷德里克斯堡后面的高地上。联邦军对下游14英里的河段进行武力侦察；他们发现，邦联军兵力太强大，在那里不能避敌渡河。所以伯恩赛德只得着手制定就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渡河的计划。12月11日，天还没有亮，工兵们就在大雾的掩护下开

始放置浮舟。大雾消散后，埋伏在沿岸房屋里的叛军狙击手开火一一射杀这些工兵。联邦军炮兵轰击了小镇，但狙击手们仍在残垣断壁中开火。最后，身穿蓝色军装的三个团的志愿兵乘船横渡，发动了一次进攻，在逐街的巷战中赶跑了狙击手。浮桥已架好，大军于次日渡河，只等 12 月 13 日，大雾一散就发动进攻。

罗伯特·李把他的 74000 人部署在小镇西面和南面绵亘七英里的山头上。左边离河不远处是沼泽地，而且它的中部地带险峻而崎岖不平，联邦军无法从这些地点发动进攻。因此，邦联军的主要防御工事就集中在小镇正后方的马赖高地和南面三英里处的普罗斯佩克特山，前者由朗斯特里特的军团据守，后者由杰克逊据守。联邦部队共 113000 人，编为三个“大师”，每个大师下辖两个军。左路大师由威廉·B. 富兰克林指挥，计划攻击杰克逊的阵地。右路大师由埃德温·V. 萨姆纳指挥，准备进攻马赖高地。胡克的中路大师是预备队，其任务是进行突破。

联邦军首先攻击杰克逊的阵地。乔治·戈登·米德指挥的穿蓝军装的师一度突破叛军防线，而后又在猛烈的反击下退却。如有适当的支援，米德极有可能突破邦联军的右翼。尽管伯恩赛德在下午三点左右曾几次下达紧急命令，要富兰克林全力以赴，再次发动进攻，但富兰克林却从未想过要把他指挥的 50000 兵力投入一半以上去作战。

由于右翼毫无希望获胜，富兰克林又在联邦军的左翼失败，于是北军在那天取胜的微弱希望便成画饼了。在马赖高地下面，有一条凹陷的道路，朗斯特里特的步兵就沿着这条路，部署在一堵石墙的后面。高地上的炮兵控制着一片半英里宽的空旷地带，这是联邦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正如朗斯特里特的一位军官所说的那样：“我们一旦向那片地开火，就连一只小鸡也休想活下来。”身穿蓝军装的北军士兵并非小鸡，他们向马赖高地发起了七次英勇

的进攻，虽然一无所获。一位新闻记者写道：“要使士兵们表现得更加英勇，或者使将军们显得缺乏判断力，那是人性难以办到的。”一位来自纽约的步兵说道：“我们看来想把地狱拿到手。”¹

12月初令人舒畅的夜幕终于降临时，石墙前面的几英亩地里到处都是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士兵。联邦军伤亡12600人，邦联军伤亡不足5000人，什么目的也未达到。当寒夜里伤兵们正忍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时，伯恩赛德则在为其流血不止的士兵而伤心不已，并为富兰克林未能在联邦军左翼开拓其良好的开端而愤慨。伯恩赛德曾打算在第二天亲率他过去指挥的那个师去冲锋，但由于部下的劝阻，他放弃了这个疯狂的念头。在停火间隙，埋葬了死者之后，联邦军于12月15日夜撤过了河。

北部的信心出现危机

南部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后松了一口气，而北部的失望情绪变得尖锐起来。《哈泼周刊》大声疾呼，人民内心充满了痛苦。“他们沉默地和坚强地承受着愚蠢、背叛、失败、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亲友和资产收入的丧失。几乎每一种痛苦都能使一个勇敢的人倍受折磨；但是，人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容忍这次发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屠杀重演。”军需兵司令蒙哥马利·梅格斯写道：“整个国家不知不觉地已精疲力竭，信心和希望正在破灭。”就连《芝加哥论坛报》编辑约瑟夫·梅迪尔这样坚强的激进分子都被失败主义情绪所压倒。他担心：叛军不会败北，“在1863年势将达成停战协定”。林肯获悉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的结局后，曾对一个同事说：“要是还有比地狱更糟糕的地方，那末，我现在就已身历其境了。”²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这把林肯的地狱弄得更糟了。在12月的那些惨淡的日子里，军事上的失败已成为

华盛顿各种不满和谣言的催化剂。共和党对政府处理问题的作法表示不满，主要集中在国务卿西沃德身上。在南部脱离联邦的1860年—1861年的冬天，西沃德曾力图妥协，因而不为激进派所信赖。人们认为，他是内阁中的“魔鬼”，是只“看不见的手”。他对林肯所施加的保守影响危害了总统那充满活力的领导，尤其在有关奴隶制和军队司令官的任命等问题上。在12月16日和17日的两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议上，共和党参议员除一人外，都投票要求改组内阁，以确保“目的与行动上的协调一致。”这个针对西沃德的决议是在财政部长蔡斯的鼓动下通过的。蔡斯是西沃德在内阁中的主要对手，他与激进的参议员们过从甚密。参议员们的这个谋划如获成功，那末他们的权力就会增大。

此事是迄今为止对林肯的领导地位的最严重的挑战，同时也给最高层造成了一次组织机构的危机。林肯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屈从”于参议院的要求，那么就会失去对政府的控制。这样，美国就会更接近于议会制政府。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泄漏出去后，华盛顿流传着新的谣言：全体内阁成员，甚至包括林肯本人，都将辞职。这次危机使总统感到“十分震惊”。林肯把对西沃德的“有害影响”的指控看作是一个“可笑的谎言”。他曾对一位朋友倾吐真言道：“这些人希望得到什么呢？……他们希望摆脱我，而我有时多半是愿意满足他们的。……自从昨夜得知秘密会议的情况后，我深感痛心，平生还没有哪件事使我更痛心的。……我们现在濒于解体。我看上帝似乎在同我们作对，我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³

当林肯于12月19日会见一个由八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时，他已经重新平静下来。西沃德为了摆脱压力，已经递了辞呈，但林肯并未透露消息。他未加置评地聆听参议员们的讲话。他们“认为西沃德对指导战争并不热心，而且似乎把他当作我们遭到失败的真正根源”。总统并未表态，只是邀请代表团次日再来，进一步讨

论。次日，这些参议员再次来访，林肯在出色的表演中，施展出他在政治上的精湛艺术。参议员们惊讶地发现，总统已把除西沃德以外的全体阁员都叫到场。林肯发表了一篇既得体又强硬的讲话。他说，他总是尽可能地就重要决定与内阁磋商，然而决定还是由他独自作出的；内阁成员虽然有时存有异议，但政策一经决定，就为全体阁员所支持；还说西沃德是位重要的政府成员。随后，总统转过身去，面向内阁成员，请他们证实。大家的目光注视着蔡斯，他被十分巧妙地推到这种尴尬的地位上。蔡斯曾经对这些参议员说，西沃德对内阁的不和谐负有责任。现在，他如果否认这一点，就会和参议员们一起丢脸；但是，他如果再次断言，又会失去总统对他的信任。蔡斯喃喃地说了几句话，对林肯的讲话表示赞同，但为了挽回面子，又遗憾地表示，对重大的决议，内阁并未更充分地讨论。参议员们对这个场面感到泄气，并对蔡斯表示失望。他们知道，林肯已经获胜。

次日，深陷窘境的蔡斯来到白宫递交辞呈。总统迫不急待地说：“交给我吧。”蔡斯不情愿地交出辞职信。林肯阅毕，得意洋洋地说：“这下子可是快刀斩乱麻了。我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再也不能既让西沃德辞职，又保住蔡斯了。林肯用一个古典的隐喻来形容他的胜利：“现在我可以运用自如了，在我的两个口袋里各装着一个大亨。”总统拒绝了两个辞呈；内阁依然如故，危机过去了。阴沉的政治气氛顿时一扫而光。这场交锋对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人来说，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林肯这次证实了自己是主人。他这样处理了这件事而没有得罪任何人，这在政治艺术上是一个有益的教训。⁴

西线的战争：维克斯堡

从西线传来的军事消息也不那么鼓舞人心，无法抵消东线的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结束后在北部引起的低落情绪。1862年进攻肯塔基失败后，邦联军改组了西线指挥机构。约瑟夫·约翰斯顿于11月来到查塔努加，全面负责西部军区的工作，从而统一了邦联在该战区的指挥权。宾夕法尼亚出生的约翰·C. 彭伯顿将军在联邦军中有两个兄弟，这次，他以密西西比州的邦联军统帅的身分来到维克斯堡。布雷格仍指挥集结于纳什维尔南面30英里处的默夫里斯伯勒的田纳西军。邦联军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阿肯色州拥有25000军队。12月7日，位于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普雷里格罗夫发生了一起使人对联邦事业多少起到感奋的事件。在那里，10000名叛军袭击了联邦军驻扎在该地的两个师。当联邦军的另一个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邦联军的侧翼时，叛军大为惊慌，尔后即被击退。普雷里格罗夫之役的胜利使阿肯色北部处于联邦的控制之下。但是，邦联军仍有足够的实力防止联邦军向小石城挺进。在西线，联邦军将着重对付维克斯堡以及田纳西中部的布雷格所部。

联邦军三路并进，企图在维克斯堡实施首次突破。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以及叛军的迅猛反击，联邦军未能达到目的。联邦方面的田纳西军区司令格兰特通过密西西比州北部发动了一次陆上攻势，从敌人背后袭击河上要塞。这时，林肯任命纳撒尼尔·P. 班克斯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军司令，以接替引起争议的本杰明·巴特勒。林肯希望由班克斯率领一支远征军沿密西西比河北上，从南面攻击维克斯堡，同时让其余的联邦军从北面对其实实施包围。但是，占领后的路易斯安那的行政管理问题和位于哈得孙港的邦联军的坚固要塞，都使班克斯无法向巴吞鲁日以北派出一兵一卒。在没有通知格兰特的情况下，林肯还批准另一位政治将军——伊利诺伊州的约翰·A. 麦克勒南德率领一支去下游的远征军从孟菲斯出发去远征维克斯堡。格兰特得知此事后，要求澄清他在密西西比战区的权限。政府向他保证，在位于田纳西河和密西西比

河之间，南至维克斯堡的军区范围内，他可以掌管全部 75000 军队。由于对麦克勒南德不信任，格兰特派谢尔曼前去指挥为参加麦克勒南德的远征而集结于孟菲斯的军队。麦克勒南德于 12 月底来到孟菲斯。他发现，他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仅仅是格兰特手下的一位军长，而谢尔曼为了策应格兰特的陆上攻势，则早已率领他的那个军顺流而下，去攻打维克斯堡的防线了。麦克勒南德大怒，然而林肯确认了格兰特的权威，于是麦克勒南德也就无可奈何了。西点军校毕业生格兰特战胜了政治家麦克勒南德。

在邦联军的两位将军范多恩和福雷斯特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然而所采取的形式却不同。他们在 12 月中旬同时率骑兵袭击格兰特的供应线。福雷斯特率 2100 人巧妙地躲过一支支联邦巡逻队，毙伤、俘获联邦军 2000 余人，切断田纳西州杰克逊城以北 60 英里长的铁路线和电报线，缴获 10000 支步枪及其他设备，离去时只损失了 500 人。与此同时，范多恩的 3500 名骑兵迫使霍利斯普林斯的联邦驻军投降，并摧毁了格兰特在该地设立的一个补给站。这再次证明，小股骑兵有能力使依靠铁路供应线深入敌方领土的大军陷于瘫痪。格兰特不得不下令停止向维克斯堡推进，返回田纳西州。

格兰特改变计划，对谢尔曼承担的那部分攻势构成了威胁。这是因为谢尔曼的背水进攻寄托着这样的希望，即格兰特从叛军背后发起进攻，将使邦联军削弱维克斯堡的防御。由于福雷斯特切断了电报线，谢尔曼无从知道格兰特的进攻已经受阻。在维克斯堡以北三英里处的奇克索陡崖上，叛军集结了 14000 人。谢尔曼如果打算登上干燥的陆地，对维克斯堡采取进攻，就必须占领这些陡崖。尽管进攻的联邦军与守军之比高于 2 : 1，但邦联军深沟高垒，拥有足够的大炮来控制沙洲，而联邦步兵要通过周围布满沼泽的长沼，沙洲是必经之路。联邦军于 12 月 29 日发动的攻势从

一开始就毫无希望。谢尔曼的四个师伤亡几达 1800 人，而邦联军的伤亡才 200 人。联邦军向上游撤退，回到距维克斯堡 20 英里的那个疾病蔓延的沼泽地营地，而这时北部的公众才得知，又一个 12 月攻势失败了。

西线的战争：斯通河战役

联邦军在 12 月的第三次主要攻势曾出现败北的危险。罗斯克兰斯在 10 月 30 日接管坎伯兰军团时就知道，政府希望他把叛军逐出田纳西中部。由于骑兵的尾随袭击而拖延多天之后，罗斯克兰斯的 42000 部队于圣诞节的次日从纳什维尔出发，前往默夫里斯伯勒与布雷格的 36000 之众的田纳西军对阵。他们发现，邦联军在城西北一英里处很浅的斯通河两岸严阵以待。12 月 30 日夜，两军仅相距数百码露营。双方的军乐队同时在袭人的寒气中鸣鼓奏乐，唱起对台戏。一方高奏邦联国歌《迪克西之歌》，向对方的《扬基歌》发出挑战……。到最后，有个军乐队奏起《家，可爱的家》来，其他乐队接着奏下去，直到两军的乐队都奏起来；而且成千上万的士兵，无论是北方佬还是叛军，共同唱起了熟悉的歌词。或许，他们之中还有人在这场战争的悲剧性嘲弄大惑不解：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可以彻夜合唱，第二天又互相残杀。

布雷格无意撤退，甚至无意保持守势。他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左翼，以便在拂晓时进攻联邦军右翼——企图夹击背水的联邦军，使之进退两难，同时切断其供应线。12 月 31 日拂晓，邦联军发起进攻。与在多纳尔森和夏洛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回他们又赶上北方佬正吃早饭。叛军的杀声回荡在低矮的柏树丛中和光秃秃的田野上。在这场攻势下，身穿蓝军服的联邦军右翼的两个师被击溃了。身穿灰军装的叛军骑兵闯入联邦军背后，在装载着军需

品和弹药的篷车中引起一阵大乱。然而，罗斯克兰斯临危不惧，亲自在最前列纵横驰骋，重整部队。同他并肩战斗的参谋长被一发炮弹炸掉了头颅。部署在联邦军正中央的谢里登师岿然不动，这使罗斯克兰斯来得及在纳什维尔山的前面组成了一道新的战线。不到中午，邦联的进攻就在这里停顿下来。

这场战斗是这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枪炮声震耳欲聋，士兵们纷纷采摘棉花堵耳朵。在联邦军左翼的中心，乔治·托马斯麾下的一个旅控制着朗德福里斯特树林沿铁路线的一小片林区，它成为重建的联邦军战线的转折点。布雷格为了摧毁它，决定竭尽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为完成此举，他率领约翰·C. 布雷肯里奇的一个扩编师渡河。下午，该师向朗德福里斯特树林发动攻击，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挫败，而且损失惨重。

是夜正值新年除夕，阵地上无人奏乐，伤兵的呻吟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布雷格电告里士满，他已大获全胜。的确，他似乎是赢了。他还声称：“敌军正在溃退中。”然而，敌军并未溃退。罗斯克兰斯手下的几位将军劝他撤退，但是“老罗西”（他的部队这样称呼他）决定坚持下去。尽管双方都把各自的一个师调到河东，但次日并未发生什么战斗。布雷格在1月2日发现，联邦军仍留在原地，遂（不顾部下反对）下令向河东的联邦军发动攻击。布雷肯里奇的那个师把联邦军步兵赶下山头。但是，联邦军炮兵——有58门大炮集中在河对岸——从侧翼近距离射击，炸得叛军血肉横飞。

次日，双方遭受重创的部队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知道，不是己方就是彼方很快就会被迫撤退。双方的伤亡率在这场战争中是最高的：邦联军的伤亡、失踪人数达33%，而联邦军则为31%。布雷格手下的将军们已对他失去信心。南军正由于给养不足和连日冬雨而遭到磨难，而联邦军却从纳什维尔运来新的给养，看来要永远守在阵地上。因此，在1月3—4日夜间，邦联军开始撤至南

面 35 英里处的达克河后面的新战线，住进建在那里的冬季营房。

于是，罗斯克兰斯就侥幸地反败为胜。尽管此役伤亡惨重，然而，因弗雷德里克斯堡大溃败以及维克斯堡前沿的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北军，在获悉来自斯通河的消息后，又开始振作起来。林肯对此深表感谢，他致电罗斯克兰斯：“上帝保佑你们，大家都和你们在一起。”后来，总统写信给这位将军说：“我对每件事都将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并说：“你给我们带来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次如果遭到失败，那国家就很难保全下来。”⁵

维克斯堡战役：第二阶段

在斯通河战役结束后的四个月里，两军都等待着春天的来临，到那时道路就不再泥泞。因此，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格兰特企图利用这段时间占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高地，以便向维克斯堡发动一次攻势，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地形是他的最大障碍。维克斯堡建在一座 200 英尺的山崖上，这使那里的炮兵得以控制河道。要想从正面发动进攻，简直无异于自杀。在河西，除水位低的地方外，无法在迷宫般的河川支流和沼泽地上作战，况且，1862 年—1863 年的冬天又格外潮湿。在河东，从维克斯堡到孟菲斯连绵 250 英里的弧形地带是一条山脉。这条山脉把一片平均宽达 60 英里的德尔塔低洼地封闭起来。如今，这里是一片良田，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但在 1863 年还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沼泽、河川和茂密的森林。宜于作战的，只有维克斯堡东面和南面的一片旱地。摆在格兰特面前的问题是，让足够数量的军队携带物资给养开进去，击退敌军，占领要塞，并与控制着维克斯堡以北河段的联邦舰队重新取得联系。

从地图上看，由田纳西州经陆路到达那块旱地是最简单的办

法。但格兰特早已尝试过，未取得成功。而逆流而上，撤回到孟菲斯，再从陆路出发，在北部人看来又像是退却。因此，无论如何也要背水向维克斯堡发动攻势。格兰特在1月底顺流而下，去亲自指挥在维克斯堡上游不远的西岸安营扎寨的部队。这是因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受信任的麦克勒南德将军军阶最高。

失败之冬

是冬，格兰特尝试着从五条不同的路线把部队和给养运过河。其中，试图绕过维克斯堡的那些堡垒，以使炮艇、运输船和部队在城下安全通过的路线有三条：(1)谢尔曼的那个军从夏天就动工开挖那条运河，但洪水在3月淹没这个地区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一努力；不过，洪水并未切断通过这条运河的那条理想的深水航道。(2)其他部队在北边几英里处开始挖另一条运河，以便在维克斯堡以南和密西西比河的条条支流接通。然而，这些支流水太浅，除最轻便的运输船外，什么船只都无法通过。(3)另一个军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打通一条400英里长的水路，它从位于维克斯堡以北极远处的普罗维登斯湖，经过支流与河流一直通到位于该堡下游很远处的雷德河。该部在付出大量的劳动来锯断水面以下的树木后，也放弃了这条水路（因其只宜吃水浅的汽艇通行），而赞成两种显然更有希望的尝试，即经由德尔塔那无边无际的水路运兵，从北面威胁维克斯堡的侧翼。

第一个尝试就是派出亚祖水道远征军，炸毁赫勒纳对面的大堤，使炮艇进入了属于亚祖河支流错综交叉的河网。在这些险恶的水路上，炮艇经常搁浅，低垂的树枝砰砰地敲打着船上的大烟囱。这些水路把海军的负责军官搞得狼狈不堪，一筹莫展。在炮艇无法通行的一段狭窄航道，邦联军集中起重炮，炸开一道拦河坝，迫使北军船队调转船头。最后，另一个尝试是组织斯蒂尔河的拜乌远

征军，使海军通过德尔塔条条连结的水路。在这场冒险中，此时担任密西西比分舰队司令的戴维·波特率领 11 艘炮艇穿过比船身宽不了多少的弯曲的航道。随着这支奇怪的小船队进入丛林深处，叛军持斧砍倒树木，横倒在船只前后的水中，一度曾出现使整个船队无法脱身，束手就擒之势。然而谢尔曼令其步兵登岸，赶跑了邦联军。于是，疲惫不堪的水兵把船驶回密西西比河，一路上，树枝不断地扑打、撞击着船舷。

春天的成功

尽管遭到这些挫折，格兰特从未丧失攻克维克斯堡的信心。没有哪个战役更能表现出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获得成功的意志、以及用这种意志从容地影响部下的能力。到 3 月底，在他心中酝酿多日的一项计划已臻于成熟。由于各种绕过维克斯堡的努力都已失败，他打算命令波特驾驶炮艇和供应船直接从炮兵阵地通过，同时让各路大军沿西岸向南前进，与位于维克斯堡以南的舰队会师。士兵们将在那里渡河，向彭伯顿防御工事的不牢固的下腹地发动一次攻势。这个计划虽然简单，却十分大胆。一旦开始作战，就断了退路。因为一旦过了河，在打回位于维克斯堡一带或该堡上游处的密西西比河以前，格兰特与其基地的联系将被切断。

谢尔曼和波特反对这项计划，而林肯则表示怀疑。但是，和罗伯特·李一样，格兰特是位伟大的将军，因为他愿冒大风险。他于 4 月 5 日把所辖三个军中的两个南调。这两个军奋力穿过深深的泥淖，把凑合用的木筏拖过河川支流，时而架桥，时而敷设木排路，或边走边开出新路来。在 4 月 16—17 日的两个无月亮的黑夜，波特的 12 艘船静悄悄地顺流而下，驶向维克斯堡。突然，叛军的监视哨在两岸燃起篝火，把天空照得通红。维克斯堡的重炮向船队开火，船队颠簸着全速通过由枪弹和炮弹织成的长达四英里的

交叉火网。所有船只都挨炮火击中，多数都腾起火焰，还有一艘沉没。但其余的船只都得以通过，仅有一人阵亡。几天过后，6艘运输船和12艘驳船试图在夜间取得同样的战绩，却运气不佳——有6艘驳船和一艘运输船（装载着医疗用品）沉入水底，但全体船员都获救了。

现在，格兰特的大部分部队都集结在维克斯堡以南，而且物资充裕，可供短期使用。部队乘摆渡过河，直抵位于维克斯堡以南35英里处的布鲁因斯堡高地。正如格兰特后来叙述的那样，他经历了：

一种难以比拟的解脱感。……现在，我身处敌占区。一条大河和维克斯堡要塞把我和后勤基地隔开。可是，我这次却是在干燥的地面上，且与敌人同处于河的一侧。从12月直到现在所进行的一切战役，一切劳动，一切艰难困苦和损失……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⁶

格兰特在密西西比登陆时并未遭到抵抗。因为他前曾命令部队作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运动，使彭伯顿受骗而把大部分兵力分散到别处。在格兰特和他的两个军渡河的当日，谢尔曼就与另一个军在维克斯堡以北的奇克索陡崖附近佯攻。而与此同时，本杰明·格里尔森上校则正在指挥这次战争中最为壮观的一次骑兵袭击。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前音乐教师格里尔森就组建一个极好的骑兵旅。这表明，联邦骑兵终于达到了邦联的骑兵实力。格里尔森率1700名骑兵出发，迅速深入密西西比州腹地，直奔彭伯顿在杰克逊城以东的铁路供应线。格里尔森的骑兵在不断击退尾随的邦联骑兵的同时，不但扒掉了50英里长的铁路，还吸住邦联军的一个步兵师，使其围捕联邦骑兵的企图枉费心机。16天以后，联邦军部队终于在离出发地点600英里的巴吞鲁日抵达联邦防线。他们毙伤叛军100名，俘获500名，所付出的代价仅为24人。